

為俄國歌劇團……………一〇二

無題……………一〇五

『以震其艱深』……………一〇七

所謂『國學』……………一〇八

兒歌的『反動』……………一二二

『一是之學說』……………一二四

不懂的音譯……………一二七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一二三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一二五

即小見大……………一二六

——一九二四年——

望勿『糾正』……………一三一

仿 惶

祝福……………一三九

在酒樓上

一六三

幸福的家庭

一七八

肥皂

一八九

長明燈

二〇六

示衆

二二三

高老夫子

二三一

孤獨者

二四五

傷逝

二七六

弟兄

三〇五

離婚

三二三

朝華夕拾

小引

三三九

狗·貓·鼠

三四一

阿長與山海經

三五二

二十四孝圖	三六〇
五猖會	三六八
無常	三七四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三八四
父親的病	三九一
瑣記	三九九
藤野先生	四〇九
范愛農	四一八
後記	四二九
故事新編	
序言	四四九
補天	四五三
奔月	四六七
理水	四八四

采薇

鑄劍

出關

非攻

起死

五〇六

五三三

五一

五七六

五九三





熱

風



題記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



一
九
一
八
年

隨感錄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衆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

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爲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衆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爲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 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

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纔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爲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爲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爲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